

“青岛赠予的珍贵厚礼”

青岛作家杨志鹏新作《大潮生》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作家
对面

黄海潮起,百年弦歌。自1891年建置以来,青岛从军事要塞到现代化国际都市,历经殖民印记、战火洗礼与时代蝶变,每一寸海岸都镌刻着民族的沧桑与坚韧,每一缕海风都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与荣光。近日,作家杨志鹏历时两年潜心打磨,推出长篇小说《大潮生》。这部入选中国作协2025年“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文学巨制,以青岛百年风云为宏大背景,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兴衰、城市变迁紧密交织,为人们铺展开一幅荡气回肠的时代长卷。近日,作家杨志鹏接受记者采访,透过他的讲述,我们既能领略这部五十余万字巨著的文学魅力,也能聆听作者讲述创作背后的初心与坚守,感受青岛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力量,体悟一代人在战火淬炼中的精神涅槃。

《大潮生》内容简介

《大潮生》以青岛百年风云为幕,谱写出荡气回肠的家国离歌。德国租界的殖民印记、日军两次侵占的血火抗争、国共内战的命运抉择,在黄海巨浪翻涌中,交织成民族命运的恢宏画卷。

多线叙事展开奇幻交响:画坛新锐孔慧明以“撕碎画作”的方式完成作品意象,崂山水库在暴风雨之夜轰然决堤——这一切暗合古刹定慧寺壁画的未竟绝唱。千年老榆树洞悉轮回,串联起布商柳榆木与世家千金张水灵,演绎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凄美绝恋。从日军薛家岛驻军覆灭到金沙滩月夜盟誓,从国军溃退时的生死诀别到十七载海峡相隔的守望,这段浸透血泪的爱情,见证青岛从屈辱殖民地走向现代都市的沧桑巨变。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张光前的谍报暗战、天香楼歌女纤红的曲线复仇、海上豪杰牛忠孝的忠义传奇,更织就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英雄群像。

作者将大海的绮丽风光融入人物命运的变迁,将民间轮回哲思与现代叙事技法熔铸一体,在虚实交错的时空里叩击生命真谛。这部集历史厚度、人性深度与艺术锐度于一体的文学巨制,再现了一代人在战火淬炼中的精神涅槃。它既是致敬青岛的城志,更是献给时代浪潮中坚守信念的平凡英雄的生命礼赞。

《大潮生》共三十四章五十余万字,入选中国作协2025年“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中国作家》2025年12期已刊发上部,全书将于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个体经历与生活积淀融入新作

记者:《大潮生》是一部以青岛百年风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能否具体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契机?

杨志鹏:我在青岛工作、生活至今已有36年。如果说我今生有所建树,绝大部分都是在青岛成就的。毫不夸张地讲,我的生命早已深深融入这片土地。作家的创作始终离不开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此前在《世事天机》《百年密意》等作品中,我已融入了在青岛生活的体验,但仍觉得远远没有表达出我对青岛这份厚赠的深情。因此,在《汉江绝唱》北京研讨会上,当出生于青岛的作家出版社副总编颜慧女士提议我创作一部青岛题材作品,并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瞬间点燃了我心中酝酿已久的创作欲望。回到青岛后,我迅速投入创作。得益于此前长期积累的丰富素材,加之系统研读青岛地方史志,又在众多友人协助下走访多地、寻访相关人物,历时两年多潜心创作,最终完成《大潮生》。

记者:您出生于汉江之畔的陕西汉中,拥有十余年青藏高原军旅生涯,后来扎根青岛,在此生活三十余年,见证了城市的沧桑巨变,尤其是西海岸的时代蝶变。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如何转化为创作《大潮生》的内在动力?

杨志鹏:这主要源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地域差异带来的双重心灵冲击:从江河到大海,从世界屋脊到海拔原点,让我得以在江河源头体悟万物因缘,在巨大的地域反差中形成独特的观察视角,更能真切感受大海的生命律动。我初次面对大海时,曾觉得它是一片流动的沙漠,汹涌澎湃的浪涛,既是力量的象征,也藏着难以言说的苍凉与生命深处的敬畏。这种强烈的反差,更容易激发深沉的情感共鸣,也成为我创作这部作品的重要文本依据。二是正如美国当代写作理论家唐纳德·默里所言:“写作本质上是个体生命经验与视角的呈现,无论文体、题材如何,都带有作者的自传性印记。”我亲身参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是这部作品现实内容的重要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故乡与青藏高原的生活积淀,没有在青岛三十余年的人生历程,就不会有《大潮生》。

“潮”寓意城市气质与时代精神

记者:您曾解读,“潮”是全书的核心意象,包含自然之潮、时代之潮、生命之潮三重内涵。能否结合书中具体情节,为我们拆解这三重意象的深意?

杨志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代大潮”“弄潮儿”是极具代表性的时代话语,恰好契合了东部沿海改革开放的经济浪潮。“潮起潮落”本身充满动感与张力,因此我以“潮”为核心意象,书写青岛的地域气质与时代精神。作品中大量的海洋环

境描写,既是自然之潮的具象呈现,也与人物命运紧密缠绕,象征着波澜起伏的时代之潮。在青岛百年历史进程中,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始终与海潮涨落同频共振。而小说中的关键情节,则共同完成了对生命之潮的深层诠释:水库在暴雨中决堤,日后成为城市商业中心;画家以撕毁巨幅画作的行为艺术,完成《水灵山岛》的精神创作;修复后的古建筑墙上,大海壁画最终留下永恒空白。这三处情节,从缘起缘灭、聚散成空的生命体悟出发,完成了对生命大潮的隐喻与阐释。

记者:作品中,您将法显崂山登陆、五四青岛风云、中山路百年烟火等青岛地标与历史节点,自然融入人物命运之中。您是如何实现“人与城互为表里、命运与共”的创作表达?

杨志鹏:地域环境是人物生存的空间载体,人物是城市变迁的时间轴线。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必然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休戚与共。百年青岛发生过诸多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深刻镌刻在中国近代史上。在构建人物与地域的关系时,我始终紧扣人物命运与城市发展的时代大潮,将人物置身于历史遗迹与时代风云之中,让他们的人生选择、命运起伏与城市进程紧密相连,避免空洞铺陈历史、脱离人物的泛化书写,从而真正实现人与城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艺术表达。

继续书写“青岛故事”

记者:《大潮生》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对您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

杨志鹏:《大潮生》入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是由《中国作家》杂志社与作家出版社共同申报的,我由衷感谢两家单位的信任与厚爱。《中国作家》2025年第12期已刊发《大潮生》上部,全书将由作家出版社近期出版。为打磨精品,定稿前作家出版社专门召开改稿会,多位专家学者对作品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诸多宝贵修改意见,才让这部作品得以更完善地呈现。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创作上的精进与提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激励。

记者:未来,您是否还会继续围绕青岛这座城市进行创作?有无新的创作计划或方向可以与读者分享?

杨志鹏:我在《大潮生》后记中写道:“三十五载回眸,人生的苍凉与艰辛,所有的喜怒哀乐,无不融进命运的旅程,方悟青岛早已重塑我生命的轨迹。”来到青岛后,我先是办报,后投身商海,参与实施多个重大项目,可以说,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大潮的亲历者、参与者,而这段经历几乎全部发生在青岛。如今,大海的深情早已融入我的血脉,心中仍有许多关于青岛的故事与情感尚未完全书写。我会继续写下去,目前仅有一些初步构想,暂未形成完整的创作计划,未来若有成熟方向,再与读者分享。谢谢!

青岛早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洁 受访者供图



杨志鹏